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 
第五十八回 影相傳真幸逢國手 飛函寄遠竟害名流

卻說韻蘭，慾望范文玉產前之病，又因不忍陳秀蘭今年出嫁，故命佩纜帶著巧兒，前赴杭州，一同商議秀蘭親事。又探問文玉之病，佩纜領命動身。韻蘭命龍吉一同伴送，侍紅、伴馨送佩纜登船，方才回去。開船之後，一路並無阻攔，次早已至嘉興，逕往鴛鴦湖，此時已是仲冬，湖邊數百株垂楊，木葉盡脫，當中高聳一樓，舟過匆匆，不及細玩，傍晚已到杭州。仲蔚在西湖別墅邊，新開照相舖，專為印照西湖名勝而設，並非專事牟利。龍吉先去通報，仲蔚大喜，親來迎接。並帶僕役四五人，中轎一乘，將佩纜接入別墅。文玉的隨嫁秋香、金姐接出門外，佩纜下輿。與二人已不見半年，相見後，各問起居，十分親熱。佩纜走過外廳，隨著秋香、金姐、巧兒，攜了一只緊要枕箱，在後隨著，曆數重門。文玉因病，只在外房門客堂口迎接，佩纜見文玉清臞消瘦，上前相見，叫一聲「姑娘」，文玉叫「佩纜妹妹」，不覺默然，眼圈兒紅了。巧兒、龍吉上去向文玉打一扞兒，只得叫聲「姑奶奶」。原來仲蔚前夫人謝氏故，又續弦娶文玉，專為生子起見，雖名兩邊。大皆係正室，然恐大夫人顧氏，或有妒意，故文玉居於別墅。文玉之病，係顧夫人見禮時抗受兩禮，明係側室相待，故心中不歡，幸仲蔚多情，十分譬解。說生得一子之後，必將後來居上。未幾天癸果停蚌胎受孕，仲蔚萬分保養，醫藥不離，顧夫人也望其生果，反有時親來視疾。此時佩纜見了，各到內房坐下，談論家常。文玉命金姐去安排臥房，照顧搬抬行李，命秋香備點心。夜晚佩纜命龍吉將箱籠包裡籃筐禮物，須檢點清楚。仲蔚已命家人同金姐在文玉對面收拾一間，為佩纜臥室，巧兒住在廂房。佩纜正在說著，仲蔚忽領著一男子進來，仲蔚說是醫生，便進來請他坐了。醫生把文玉之脈，細診一回，便道：「外書房去罷！」仲蔚因領著去了，佩纜方問：「文玉究竟何病？」文玉微笑道：「也不知什麼，但心頭沉悶，渴不思食，服了兩三個月藥，也不甚見效。」佩纜又問顧夫人，文玉鼻子裡哼一聲，歎氣不語。忽見龍吉進來說：「行李多點齊了，孫大老爺及三老爺本宅之禮，皆已送去。這地方之禮，亦呈去了。」佩纜點頭，巧兒忽進來，稟三老爺留姑娘住在此地，行李多放好了。佩纜尚未答，仲蔚已走了進來，道謝說：「蒙送厚儀，一概概願登受。這五斤燕窩，現在文玉恰用得著，我家號裡的東西，無此名貴。」文玉接說道：「你家姑娘也大費了，向來好姊妹何必如此客氣。」仲蔚把禮單送給文玉看，但見寫著：

安胎丸五十服，益母膏五十兩，老山參四兩，上上燕窩五斤；

桂圓五千斤，碧螺春八瓶，醬鴨四隻，純交子八盒；

牛奶餅四瓶，廣酥二十匣，冬瓜糖兩瓶，蓮子糖兩瓶，雪茄煙兩箱，絨圍巾手套各半打。

文玉笑謝道：「韻丫頭如此厚禮，也不像自己姊妹。」因問仲蔚他們的禮如何，仲蔚笑道：「各人十四色。」佩纜笑道：「野人獻芹，輕漫之極。尚勞掛齒，益覺赧顏。」仲蔚笑道：「不見數月，佩纜益覺通文，今後倒要領教了。」佩纜赧然，文玉笑斥道：「遠客前來點心備到否？」仲蔚道：「已備。」言未已，老媽子送上八色便點心，即置設於內房圓桌。文玉乃請用點，佩纜並不客氣，仲蔚早已去了，吃畢用茶，與文玉談心。撤去之點，巧兒、龍吉大家用，佩纜因言：「綺香園風景大不如前了，自馮姑娘一去，玉因姑娘、幼青姑娘、素雲姑娘、柔仙姑娘、珊寶姑娘、湘君姑娘、月仙姑娘、秀芬姑娘，嫁者嫁，死者死，好似風捲殘雲，一敗塗地。目下馬姑娘又將回去，我們姑娘因姑奶奶來此，已覺難堪。豈知令伯又欲立娶秀姑娘，所以我家姑娘命我前來，可否緩至明年三四月？俟韓爺回來之後，再請新迎，免得綺香園寂寞。」文玉道：「我也這應說，秀丫頭到此係是大夫人了。」韻丫頭園內，只有秀丫頭就近往來，既欲娶歸，不必學急色兒行徑。伯琴怕後來得韻丫頭之信，也就依了。

正說時仲蔚領著伯琴驀地進來，笑說：「遠客未迎，不安之至，且蒙厚禮，益覺赧顏。」佩纜立起問好，謙語連番，並請坐下，伯琴笑道：「前得貴姑娘之信，知親事已緩，至來春固也不妨，但有一節，到了四月，無論秋鶴歸不歸，此地不能再待，請姑娘回去，切實回明。倘不肯俯從，某當另有計較。」佩纜重坐笑道：「我家姑娘本不肯作秀姑娘之主，但目上實在要人陪伴，故特來乞情。」仲蔚笑道：「此事也不必說了，準明年四月定迎娶罷。」佩纜點頭，伯琴笑道：「蘇州人到我們杭州來，當一盡地主之禮。前時我們要好也不必說起，現在客氣了許多，也但不必過拘形。」因指文玉道：「我家賢弟婦，這等病容，自然不能陪客。幸而我們向來莫逆，尚可賞臉，明日命我家三弟婦，來請一遊西湖何如？」佩纜道：「天氣已寒，有何勝景？」仲蔚道：「此地長山楓葉甚佳，女學士到此不可不一開眼界。」佩纜道：「且行斟酌。」時已上燈時候，伯琴道：「仲蔚在綺香園時，與佩纜本來慣熟，但此刻佩纜已到，適呆數天。即園中姊妹之交，局勢與前大異，良家殘品，遭際不同。故伯仲二人，不便十分親呢。」遂即別去，佩纜惟與文玉敘話。既而金姐請用夜飯，文玉因吃藥只隨意相陪，佩纜必定令金姐、秋香一席同吃，巧兒也隨便用了。龍吉是有僕人邀去。是晚，文玉頗覺舒暢，食亦較多。佩纜住在西房一宿，次日梳洗已畢，用點之後，即乘輿往顧夫人處，及伯琴老宅拜客。顧夫人頗譽佩纜總彘柔嘉，慇懃留宿，並陪往長山觀楓，又在各名勝陪游五六日。佩纜頗念韻蘭，向顧夫人辭別。顧夫人不依，必欲再留三日。佩纜勉強留住，又住一日。方回到西湖別墅來。文玉之病，稍有起色，佩纜欲回上海。文玉道：「你在那邊遊玩，我從未陪你一遊。幸目下我身子覺得大康，素慕放鶴亭之勝，留你再住兩日同往一觀。你不肯是不近人情了。」佩纜不得不從，遂行，定於十月二十三日，必須返滬。此日是十月二十一日，文玉命仲蔚約了伯琴，在放鶴亭開筵伺候，共盡終日之歡。文玉遂與佩纜挈婢同行，既至孤山下輿入內（按該處係宋林逋遺蹟亭，在孤山之陰，遙對葛嶺，林嘗放鶴於此，故名山多梅花，為林手植，元至元間，郡人陳子安建鶴亭。國朝康熙三十八年，聖祖巡書放鶴二字，此際小春天，暖向陽。），梅樹已有開者，佩纜折得一枝，頗為奇異。文玉因在轎中顛簸，疲備不能從，惟伯琴、仲蔚二人，仍是興高采烈，日暮而返。返時仲蔚代佩纜拍得小照一張，是日佩纜居住別處。

次日得十月二十二日，伯琴、顧夫人、文玉皆答送禮物，計共金腿十六肘、家香肉二百斤、杭扇六柄、杭煙四包、湖色綾緞各數匹、龍井茶葉六瓶以及路菜點心等物，不計其數。所拍的小照也曬好了，佩纜久欲考究印相之法，奈不得師傅。這日並不出門，適仲蔚已赴印相樓中，佩纜固約文玉前往，意在訪問。幸在隔壁，數步即到。既到，見門前橫匾，書「二帷樓」三字。仲蔚正在那裡化銀粉呢，見佩纜來，含笑立起迎接，佩纜連忙按住仲蔚笑說道：「我等為求教而來，請專治正事，不必拘禮。一時學生送上茶來，各自坐定。仲蔚叫聲：「有慢！」方向佩纜笑道：「照相須學自造銀水，否則客地無從買處。倘銀水用完，何從措手。」文玉笑道：「我聽得照相須用金銀水，究竟如何制法呢？」仲蔚道：「制銀粉用十足紋銀五兩，打成薄片放蓋碗內，先倒氣水少許浸沒銀面，後加硝強水一個半安士杯，用蓋蓋好，再用長腳大鐵圈釘在牆上，這個同鄉試場裡，放炭爐圈樣色，然後把蓋碗坐在圈內，下用火油燈燒之，燒滾，其後銀漸化，倘不肯化，因藥水未足的緣故。須再添氣水一二錢，硝強水半安士重焙，以銀盡化為度。用玻璃條挑著，凝結不凝結，凝結者則取下，候冷碗麵必結粉衣一層，如水一般。倘下面仍未凝結，則當重煎，而已結者，當先取出。如是數次，可以取完，苟見碗底有黑色顆粒。這是銀內所含金質，可另取放好，以後積聚既多可作金粉之用。銀粉制成，另取玻璃瓶，內用銀粉三兩合蒸氣水十五安士，入潔淨瓶內待粉化盡，倒二三安士在長玻璃瓶內用銀水表量看，如在五六度內，即可含用。如有八九十度，宜再添蒸氣水。看表上須五十至六十度，方合。倘在三四十度，須添銀粉若干。若二三十度之銀粉水，但可照畫片山水，照人則嫌力薄也。銀水配好，須用磁漏斗，加隔水紙一層。瀝過二三次，但銀水用久，每隔數日，須連瓶在日光中曝曬，使渣塵並紙面吐下之蛋白沈底。文玉道：「銀水是不能見光的東西，曝曬豈不變色？」仲蔚笑道：「可見你不知化學，說這些外道話來。從前觀瓊妹妹想這得新法，頗費心思。你可知銀水在紙上及玻璃片上，乃是定質，故怕見光。若係流質不妨見光……」說著，只見秋香攜著巧兒，也笑嘻嘻進來口中嚷道：「姑娘在這裡，害得我們好尋。」佩纜笑道：「我們拜莊姑爺門下造水銀的方法兒呢！你們要學照相，須來請教。」二人含笑道：「銀水最要潔淨，油污磨水不可沾入。即所用之漏斗，及隔水磁紙瓶玻璃條，亦宜潔淨。若硝水太重，或器具不淨必變紅色。須用高林土二三錢加入，搖動良久再瀝方好。若用小梳打以救，銀水發紅則以後曬

印，工夫必慢矣。至造金水之法，可用純金打成薄片，或赤金葉一二分，撕破放磁蓋碗內，先倒硝強水少許，硝去金上油污，後加鹽強水一錢，將碗蓋好，照制銀粉的方法，俟金消化，強水將盡，發紅黑色時，取下候冷。看金若干，配氣水若干，大約每金七釐，配氣水十安士，其藥房中所買之玻璃管中金粉，每五六釐，入化氣水八安士亦可合用。」佩纜笑道：「你把照相法兒，都教會我們罷？」仲蔚笑道：「那裡說得盡許多，須親自做過，經歷一番，方知利弊，具器又須辦全方好。」巧兒道：「要多少器具呢？」仲蔚道：「你看抽屜裡的一篇賬，便知道了。」佩纜遂在抽屜中翻出，只見上寫著：

黑蓋頭布一塊四尺見方  
黑布篷一牀長七尺寬八尺相照時檔在本人背後容易清楚  
黑斜紋避光布帳一牀方寬如桌面高五尺許雙層為黑房用  
紅燈一盞或用雙層紅紙糊一高帽式罩在煙燈上亦可  
二尺深淺磁盆各一個一染銀水用一裝磨水用  
衝相方木盆大小數個四角用夏布合生漆內外膠過  
銀水筒表各一副  
安士杯一個  
量藥小天平秤一件  
磁漏斗兩個  
照相架一個  
修相底盒一個  
曬相盒大小數個  
洗相大木盆數個  
厚玻璃磚大小數方  
裁紙小刀一把  
裱相滾輪一個  
顯影方磁盤大小數個

佩纜笑道：「看了也不懂用法，你說了罷。」此時仲蔚所煮銀粉已好，遂取了一個玻璃瓶，一面收拾揩擦裝入，一面說道：「照相一道照人難，照山水易，人之背後須用黑布篷，或用白布畫成園景，掛在背後。如在花園之中，倘通天光處，頂光太重，則帽子頭髮必帶白色，宜坐在簷下。人的面上，不宜照著日光。因有日光，必多黑色。其人或坐或立宜，帶平日自然之態。手足宜不過向前後，照相的人取蓋頭布搭好，細看毛玻璃片上所現之形，是否合式，光准不准，其形皆是顛倒。要影相大，可將鏡架移前；要影相小，可將鏡架向後。面上不可光重光輕，最宜略帶側坐。如要照十足正相，須用一大幅白洋布，掛於光輕之處。若光太大，則毛玻璃片上所現人物可不明，則可將定光圈，形狀如者，插入收小鏡筒口。有太陽，亦有不明之弊，須用傘遮住鏡口，收拾定妥，然後進黑房。此房，不可一線微光進。黑房後點著紅燈。開乾片盒，取乾片一方，放在暗盒。光面向上，有藥料的暗面向下。隨將乾片盒蓋好，以防見光，然後用黑布包了暗盒，出來再看毛玻璃片上人物。如已妥當，方將鏡蓋好，抽出毛玻璃片，將暗盒放在毛玻璃片槽內，用黑布搭在上面，輕輕抽開暗盒前面的蓋板，方將鏡蓋揭開。口中默念一二三四數字，念畢，即將盒即急蓋好。假如人面相只照四五字或光大又遇向面，身穿淺色衣服，只須照三字，念一二三足矣。倘人面又穿黑衣，遇光大須照五六字，天暗時須照七八字，至九十字，此平常照鏡也。若快片，則隨揭隨開，尚嫌其遲。照好後方進黑房，用顯影藥水沖洗。」佩纜道：「顯影藥水如何製造，如何用法呢？」仲蔚道：「乾片照後，未用藥水沖洗，以前尚是白色玻璃一塊，一經沖洗，即現出所照各影。藥房中皆可購辦，其製造之方甚多。最簡便者，用薄羅賣波打士配兩水或蒸氣水二十安士為一瓶，臨時用之，先將半路加力粉，即五倍子霜，入安士杯內。然後倒前配之藥水三安士，每安士約華秤七錢五分，可衝五寸相片。一張衝六寸，八寸相，可用四五安士藥水。倒好，方將暗盒內所照乾片，取出放在衝相盆藥面上，向光用清水潤透，即將餘水傾去。然後將安士杯之藥水，迅速衝上，務使滿片不先不後一時間皆被藥水，更須兩手不停，將盆播動。約二三十個字，漸現形影。約二分鐘工夫，均不可見白光。取出用清水淋洗，放入定影水內。」佩纜道：「我前見雙姑娘照相，在水面初時現出之影，不甚顯。再停一回，相片全黑，或在顯影水內，久不見出。或相片衝出後，曬在紙上人面多黑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仲蔚道：「相片全黑，因照時光大，或阿摩尼水太重，遇此不可多洗。若形影久不現出，因照時過速，或藥力不足，寒天往往有之。所以黑房內，鬚生一火盆，上蒸熱水，將藥水連瓶浸入，略暖。如真不現出，另用阿摩尼阿水，加入清水二安士，由衝相盆角加入者，方可救之。至人面易黑，亦有治法，炎天衝相，須乘夜涼，寒天衝相黑房生火，則此病可略免矣。至於各種之弊，不一而足。若相片膠皮脫落，則定影水內，須加明礬少許。若相片帶本藍色，則阿摩尼阿太重。若現花紋長條，則因沖洗時藥水先到後到之故。相片黃或太厚，則用貝加力太多。其相片既入定影水中浸透取出，須將定影水迭換清水漂淨，否則常常膠黏，或起粉點。印曬時，紙上銀水必與相面膠連，一經顯影水現出，入用薄羅賣波打士，加清水二安士合好。預先貯之，至此取出少許，由衝相盆角加入，俾其緩現，方免光暗不明之弊。」佩纜道：「顯影水自己能制否？」仲蔚道：「薄羅賣波打士，及阿摩尼阿，即顯影水也。近來又有新方，用海得奴計尼，及梳化梳打，即鈉養硫養，與薄羅賣波打士三樣，合蒸水，或兩水二十安士為顯影。慢性藥水，又用可司裡梳打，即鈉養條合蒸水，或兩水二十安士，為顯影。快性藥水，如衝六寸相，用半安士已極多子，且用過可以倒回另瓶，以後再衝。其外又有顯影，甲水乙水，甲水者，用貝路加力硝強水，面樣合蒸水，二十安士，乙水者用結晶碳酸梳打，及鈉養硫養，二與薄羅賣波打士三樣，合蒸水二十安士。照相太快，用乙水救之；太重，用甲水救之。」佩纜道：「什麼是定影水？」仲蔚道：「即是中國人所說的白礬，西名海波梳打，又名大梳打味咸。合清清水二十安士，即為此水，可一二分時候，看玻璃背後向跡去盡，方能取出見光，然後用清水淋洗，須多浸時候，或要急好，可在火酒內浸過，點火烘之。若相片太薄，可用汞綠，西名墨忌利，研細末入清水二十安士，倒平底磁瓶內，先用清水將照出之片濕透，然後浸入此水，不住播動，取出用清水漂之，則即為加厚之法。如片上有水泡，宜即挑破，再入阿摩尼阿水，合清水二十安士，浸透漂淨，放在照相架上，候乾。其外又有名護影水者，用白緣水，面上挖利士，係火合松香同制者。先將相片向日微曬，或稍烘使其微暖，然後用左手二指、中指托在片下，大指捏在上面，左角，右手倒此水在片之中間，使其左水右迴環，角角皆到，將片連連搖動。須要手腳活動。」佩纜笑道：「如何曬在紙上呢？」仲蔚道：「將染好之銀水紙避光裁好，將相片放在曬相盒內，藥面向上即用銀水紙，蓋在上面，令藥面對藥面。其上又蓋毛邊紙數層，方將盒蓋掩上。盒面用銅簧壓緊，放在有光處曬之。少時，則其相底人物已曬移紙上，但曬時不可正向日光，以背陰處為佳。否則用有焦黑之弊。曬好後，可浸在清水中，上全水定影水漂洗，紙片，須先用破玻璃在避光處壓好、切齊，方免多費金水。」佩纜道：「何必要用金水呢？」仲蔚道：「不用金水定影水，則見光仍變顏色。」佩纜道：「金水如何上法？」仲蔚道：「用大木盆一排三個，滿貯清水。將許多相紙浸入第一盆，遂將相洗，則紙上必吐乳白之銀水，若不吐出，可在水內略加食鹽少許，停歇片時下第一盆洗過，放置，放第二三盆內，換次洗過。務使水無白色為度。方傾金水一錢入安士杯，復加小梳打少許，再加溫熱水二三安士，可洗六寸相二十四張。」文玉指著仲蔚笑道：「我們前月同一個朋友處照相，據說他照相極好，豈知仍然變色。」仲蔚笑道：「這張相片因遇了大光。」文玉笑道：「一須也不差，他照相之後，我次日等他的照片，此時正在日中，他一曬後，便草草給我，以致如此。」仲蔚笑道：「他定影水還未洗妥，故有此等弊病。欲免此弊，可用海波梳打三兩，加清水二十安士，臨時可連洗多次。待水面內浮出銀光一層，並黃黑色，則此水不能再用。但配水時，須用指嚙味以不鹹不淡為度。鹹則添水，淡則加海波梳打，用法將上過的相紙上金水盆取出，逐張分浸此礬水之內，不

可重疊。且須將盆蕩動，或逐張移動，至一刻鐘工夫取出一張，向有光處照看，見黑白分明，內外通透，方可取浸清水盆內。屢次換水，洗漂再浸五六點鐘時候，或一夜苟馨水不盡，恐致退色，相紙漂久，逐張鋪在毛邊紙上，或玻璃上曬乾。或以白布壓乾，然後將相裱在紙上，方為畢事。」佩纒笑道：「原來如此容易。我今日再要求你照二張極大之相，不知肯否？」此時仲蔚銀粉早已裝畢，坐下吃茶，聽佩纒之說，因笑道：「不知姐要幾寸的相？」佩纒笑道：「我們姑娘有一張相片，大約三尺多長，我亦要照此一張。」仲蔚道：「這相於別別有一樣法子；須將乾片藥料，上在寬大紙上，夜間用放大燈光，如影戲燈一般者。又用內鏡外鏡，即照相小鏡頭。又用大煙燈點火，或有用氫養氣及電火的，放在屋中桌上，離桌七八步，置放，可以移動的，屏門以大張白紙貼上，方將燈點著火。頭使先小後大，待火光大後，即將放相屋中燈火吹息，於是揭去外鏡之蓋，忽見屏上現有大圓光，即取相紙倒插在內鏡前面夾縫之內，帷底面最大，只許四寸。最大則就不能用矣！此時藥面向外，而相影即現屏上，若要相大，可將屏門移遠，或屏上面目不清，可捻外鏡筒的上面，齒輪伸進伸出，毫不模糊，方將外鏡蓋上，點起紅燈。此時不能再見白光，再開放大紙筒，取出放大，照樣鋪在屏風所在地位。藥面向燈四角釘緊，使平方開鏡蓋，約十分鐘至二十分，即掩。方將相紙取出，下卷藏入避光筒，然後用顯影水沖洗。」佩纒道：「這是顯影水，便是照相所用的麼？」仲蔚道：「這是兩樣的。他的藥水也有甲乙丙種：甲方用阿克司力，波打士，即鉀養草酸，及薄羅阿賣摩，阿尼阿，兩種，入溫水六十四安士。乙方用綠礬及硝強水，入溫水四十八安士，影相放好以後，苟紙上無影，亦如乾片，須用前配的藥水沖上。用時先倒水十八安士，乙水三安士，然後點了紅燈，吹息衝相處燈光，此時室中燈月光，一切不許滲漏入內。仍將筒內相紙先浸，以水放在盆內，迅速沖洗。而將木盆蕩動，使藥水一時皆遍。看相已現出，即棄去藥水，用清水漂滌二次。然後放在酸醋水內，此水亦須用三十安士水配之，方可浸洗。看其顏色合宜，又用清水漂洗一二次，方入定影水內。此水用海波梳打，入清水五十安士。每配一料，最多可用二次。在水內浸十五分鐘時候，取出清水漂洗數次，再浸三四個時候，方用針釘在板上曝曬，至月光放大之法，即用藥紙，然須用全無光亮的大黑房一間，在南邊或北邊，牆上挖一尺許寬八寸之長方洞，洞口外嵌磨沙毛玻璃。洞中放一高一尺寬八寸深一尺二寸，如鏡箱式的長方木套箱，而內箱小於外箱，俾箱口對合，可以移動出入，箱面開一小圓孔，以置照相鏡子，其鏡須大三四寸者。外箱後面正中開一方孔，將照底嵌入，連外箱並置洞內。緊靠毛玻璃處。然後套進內箱，外為外箱，內為內箱。外箱一端為嵌底片處，內箱一端放照鏡處。屋中立一屏開牆外洞口毛玻璃下，斜掛穿衣小鏡，以便由燈光入玻璃片內影至。必直照鏡外屏風之上，其較准之法，悉照燈光，但須於上午七八點鐘照之耳。」文玉笑道：「他說了半天，我們一些也不能記得麼？」仲蔚笑道：「此之謂誨爾諄諄；聽我藐藐矣！」佩纒笑道：「真個說了一長篇，前後皆不記得。先時雙瓊姑娘在園裡時，我也有時去看看，問這個說，那個究竟學非所願事，後全忘。今遇了良師，不可失之交臂。」仲蔚道：「我也是雙瓊妹妹的門生了，你若送門生帖子給我，便是雙妹妹的小門生了。」佩纒道：「你們雖係私傳，必有底本可給我看。」仲蔚道：「你明兒去的時候，我再給你。今晚命人抄出來，如何？」佩纒道：「也好。」文玉道：「你們只管長談，我要失陪了。」佩纒道：「我也同你去。」說著，只見金姐來說大夫來了，請翁去陪客。

文玉知醫生已來，急急同佩纒回去。因數日來心中一快，遊玩數處，未免過於勞神，此時覺得身子不大舒服。不一回，大夫進來診脈，低頭凝想，說道：「脈息粗數，精神疲倦，此是數日來勞乏變症。」且微有寒熱，舌苔黃膩，恐防變崩血小產，切須保重。」說著，起身，仲蔚領了出去，到書房坐定，家人送茶上來，並煙筒一支。大夫一面吃茶吸煙，一面細細思索，坐定良久，遂展紙開方。約共開了八九味，又在每味下注明份兩。開畢將方交與仲蔚，請正。仲蔚道謝費心，大夫遂去。這晚文玉果然寒熱大作，語言狂悖。仲蔚等嚇死了，顧夫人也來看視，鬧了一夜。佩纒也未安眠。次早大夫即來審脈，搖頭歎氣說：「我知道必要變症，今果然……」遂又開一方，說：「看吃了此服，今夜再驗何如。若有驚厥，到著實要防防。」仲蔚點頭，便命人到自己鋪中配藥。因入內向佩纒長揖道：「本欲送姑娘回去，奈文玉貼心的人少，索性再屈留一二日，何如？」顧夫人也再三留住，佩纒情不可卻，只得暫留。一面寄信告知韻蘭。是晚文玉服了藥，非特並無效驗，且寒熱不肯退涼，迷迷糊糊不言不語。腹中微微震動，仲蔚著了急，與伯琴相商，伯琴道：「此病到宜十分留心，恐這位孫大夫的藥，不中要竅，何不另請他人復診？」仲蔚道：「誰人高明呢？」伯琴道：「此地有候補知府徐漁衫，醫道高明，曾在太醫院供職，聽得在京時聲名鵲起，手到回春，因求診者太煩，遂避到杭州來遊玩，現下住在清和坊，但恐邀請不到，若肯來時，別有些意思。」仲蔚道：「請阿兄轉托別人去說如何？」伯琴去了。仲蔚又入內看文玉之病，其故依然，自是納悶。

卻說伯琴出去托人邀請徐漁衫，果然決絕不來。只得放手回至家。方欲去回復仲蔚，只見有一個和尚進來，係靈隱寺知客師了惟，想讓伯琴兄弟保舉為韜光庵方丈，為伯琴方外交要求伯琴為兄弟列。伯琴說：「舍弟婦第二房范氏從上海綺香園娶來的，身懷六甲，近日不知何病，一家顛倒不安，今朝欲求徐漁衫不肯相顧，因此焦勞。尊處之事俟稍暇，當與眾紳公議，了惟道：「是京中太醫院來的徐漁衫麼？」伯琴點首，了惟笑道：「卻有一個機會在此，前三日有太守到敝寺來遊玩，小僧陪游半日，果然卓杰不凡。他曾說小僧要訪熟悉照相之人學習照相之法，今令弟熟悉此藝，小僧去薦了必定成功。」伯琴大喜，說：「請和尚速去辦事，方丈一事後來當得效勞。」了惟遂去了。次日了惟遣人送信，說徐大醫院說今日午前游了三潭印月，與某等一同來仲蔚照相。他本來不肯給人看病，這回因聞賢崑玉皆高雅之儒。他本重綺香園人物，二太太又為園中有名之人，故於照相之餘，順道診視，請為預備。伯琴大喜，仲蔚預備一切，到三鐘下，了惟同徐漁衫來了，逕赴別墅，莊氏昆季接著各道契慕之忱。漁衫道：「秋鶴是二十年好弟兄，別後一向不見，他與賢崑玉要好，必定賢崑玉人品不凡，昨日了惟說起一位范夫人胎中抱恙，要小弟審脈，自顧疏庸，前在京之時已極厭了，今日知己相會應聲氣求與世俗之交不可比例，自當一效棉薄，且請教印相之法代印劣像一張。」仲蔚笑道：「伯仲虛名，妄承青眷，今秋鶴已出門公幹去了。幸會有道，我們即在此照相罷。」漁衫道：「不如先診尊嫂，然後請教如何？」伯琴道：「也好。」遂令仲蔚領進內房。自己出去命人安排照相一切。仲蔚領進，金姐揭開帳子，請漁衫細審了脈，看下面色舌苔，漁衫道：「病原甚正，現下脈氣極雜，容色亦復不調，必定誤服了藥。請將前方用藥給小弟看看。」仲蔚命秋姐將近一月來方子給漁衫細看。漁衫略過一目，拍案道：「了不得，這等混賬人也在世上行醫，真是誤人性命！他當初溫補見不能下，又是清補，今又用調經補血之劑，真是隨意亂投。今病人雖是無妨，然一受涼風，或稍煩勞，之後必定不支，據鄙人看起來此病已九分了。且開一方以盡人力，早診一月必然不至於如此，我們到外邊去開方罷。」遂去身向外。仲蔚端端跟出到得書房，便開一方，伯琴、仲蔚看時：

受胎九月身中伏暑，病虐食減，喜酸，平日氣體怯弱，又受風寒，身熱神昏，舌苔黃膩，恐防驚厥血崩，須萬分謹慎，稍忽便不能治，擬方請高明酌之。

帶葉蘇梗二錢

砂仁米一錢

條參芩一錢

碧玉散荷包三錢

藿香梗三錢

白池菊二錢

篇豆衣三錢

姜竹茹三錢

制厚樸五分

酒炒丹皮三錢

加益母草一錢

遂將方交給仲蔚道：「本來要用知母轉胎飲，因尚有伏暑，故不可飲。但益母草本來不敢用者居多，須知胎已七月小孩俱全，因加此味。若五個月內，則不用矣。」仲蔚揖謝，足見高明，漁衫道：「此番欲來請教照相之法，今見府上如此，未免心緒不安，我們但去照相罷。」了惟接口道：「方才伯琴施主已將手抄照相略法，交給我了。」因即呈上，漁衫接著略望一回道：「甚好，我回去細細揣摩。」說著即將抄紙在身邊藏好，並問辦一副器具該價若干，仲蔚道：「連放大之器一切在時，大約二千餘元。」漁衫道：「好好，將來還要費心代辦。今日去照相罷。」遂與了惟仲蔚一同至照相房處。伯琴正在指點安排，漁衫笑道：「伯兄太勞了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仰賴費心，如今這般排設可否位置尊容？」漁衫略看一回笑道：「我非雅人，長劍短褐足矣。」遂脫了外衣，向從人索了帶來之劍，又請了惟並立，仲蔚親自照相，照畢，仲蔚欲留晚宴。漁衫笑道：「你請封不給，欲一飯以抵千金，未免太工算計，因向了性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照相好了，請他來取，待范夫人病癒來擾莊老爺喜酒。」言畢一揖而去。伯琴、仲蔚送客後命人收拾排場，伯琴進來與佩纒長談一回，辭別歸去，仲蔚料理家事。上燈以後，正在晚膳，忽龍吉送了一封上海信來，並藥料一包。仲蔚聽得從東屋進來笑道：「王鳳姐兒的鑰匙來了。」佩纒一面吃，且自夜飲，一面說道：「你拆開看罷。」須臾吃畢，巧兒送上手巾、漱口杯，佩纒洗漱方畢，只見仲蔚將右足在地閣上亂跳，口中說「阿呀，可惜可惜，韻蘭抱恨終天了。」佩纒倒吃一驚快問什麼信，仲蔚給佩纒，道：「你看。」佩纒也覺驚慌，因將信展看，上寫著：

佩妹知悉刻接手書，知秀蘭妹姻事已緩，文妹病劇憂慮難名，恨不得飛身到浙，乃昨晚得湘君妹信息，早已功滿朝真，不復再來人世。豈知秋鶴兄與秦成從東面去，途中遇義和拳被刮行李一空，主僕中分，秋鶴逃至正為匪聚之巢，竟遭慘害。賈氏早填溝壑，以愚婦之故墨，用世之奇才，天不從人。攢心慘怛，並聞白萱宜雖為馬達夫所賺，實因年幼無知，乃到泰安，椎心飲悔，竟於東嶽墜崖而死。不如意事，層出不窮。使即達觀亦不能付之流水。今定於初五日招魂設祭，一面安慰錢家，並寄三千金以報其妻子。園中事還望吾妹速即回申。伯仲處乞代為寄聲，恕不另達。附上安胎丸一包，請轉交文玉妹。又請十分保重。伯仲兩位代為請安。

專此函催，請速返滬，不盡依依。愚婦瑗宇

佩纒看畢，心緒如麻，立刻要想回去。時文玉方才吃藥，又不敢驚張，因欲仲蔚速催船，仲蔚那裡肯依。因佩纒必欲次日一早回申，始命人僱小火輪一隻，先下行李，龍吉看宿舟中。文玉服了徐漁衫之藥，稍覺氣緩神閒，合眸久睡。次早佩纒不敢驚動，匆匆坐轎登舟，惟仲蔚、秋香早起，乘輿送至碼頭。致意在韻蘭前代候，佩纒主婢，登船鼓帆開駛，仲蔚、秋香方回家裡去了。以後如何消息，再續下章。